

# 亞爾貝托·布里 1915-19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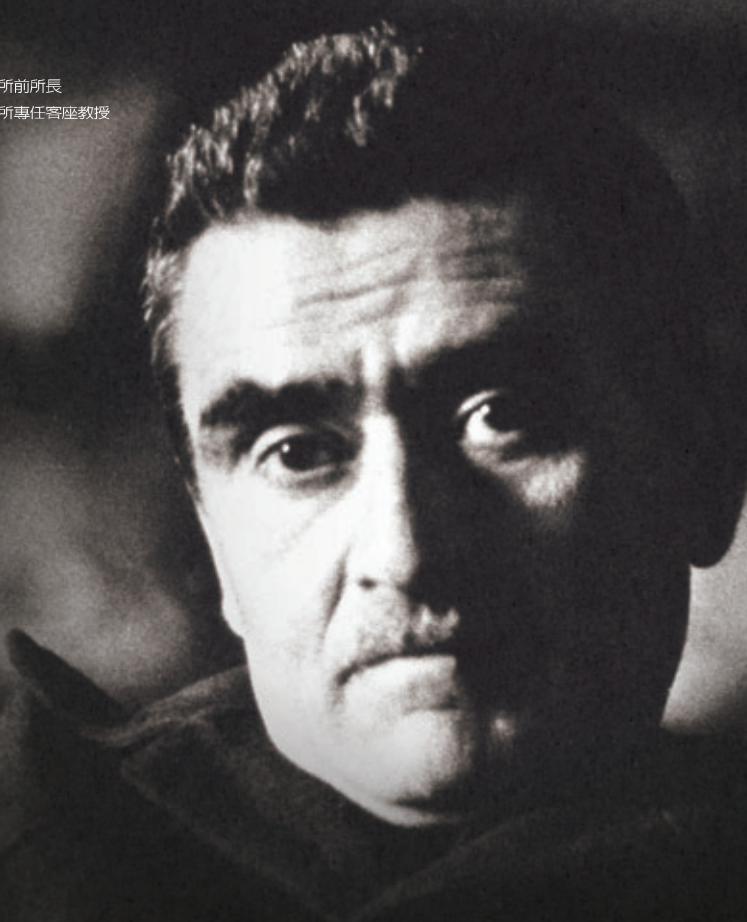
## Alberto Burri

### 王哲雄

Che-Hisung WANG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前所長

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研究所專任客座教授



出生於義大利古堡城（Città di Castello）的畫家亞爾貝托·布里（Alberto Burri, 1915-1995），他的出身跟印象主義的巴濟依（Frédéric Bazille, 1841-1870）同樣是學醫的；不同於其他藝術家從美術學院畢業，或一開始就想當畫家而進入私人畫室打基礎，或靠自己臨摹歷代大師作品苦學成功的畫家。布里當藝術家的經歷是滿偶然的。一九四〇年，他從「佩魯吉亞大學」（l'Université Perugia）的醫學院獲得醫科學位之後，就從事醫生的工作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他接到動員令，被派往北非軍團擔任軍醫的職務，而在一九四三年被美軍逮捕，並送往美國德克薩斯州的「赫瑞福德集中營」（Camp de Hereford）（Robert Maillard, *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Peinture*, t.1, S.N.L.- Dictionnaires Robert, Paris, 1975, p.379.）。布里在戰俘集中營裡，突然心血來潮萌生畫畫的念頭，於是他就開始以青少年時期感覺比較有趣的立體主義和達達主義，進行自我探索。所以他在初試啼聲的早期作品，很明顯地，主要是受到此兩波藝術思潮的影響。（Guggenheim Collection Artist Biography, [http://www.guggenheimcollection.org/site/artist\\_bio\\_25.html](http://www.guggenheimcollection.org/site/artist_bio_25.html)）

一九四六年，布里從集中營被釋放，他立刻整裝回羅馬，讓他喜出望外的是羅馬一家拉瑪葛瑞塔畫廊（Galleria La Margherita），看上他的作品，而排定一九四七年為他舉行個展。然而，布里像同一時代的義大利畫家一樣，對一九四〇年代晚期以來的法西斯政權，一手扶持下的「大眾寫實主義」（realism popular）的畫風非常反感，所以他很快就轉入比較傾向「無形象藝術」（l'Art Informel）的抽象繪畫，而其色彩明顯的是來自他對德州的記憶。大約在一九四九與一九五〇年之間，布里使用各種非正統的實驗性表現媒材，以浮石（pumice）、焦油（tar）和麻布袋（burlap）製造有觸覺感的拼貼藝術。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布里開始新的系列創作：「發黴」（mold）和「駝背者」（hunchback）系列；尤其後者，隆起的畫布打破傳統二次元平坦的繪畫表面。此種對繪畫性表面與「非藝術媒材」（non-art materials）之間模糊界線的實驗，正好協助義大利藝術家在一九五〇年所創立的「原初藝術群」（Gruppo Origine），作為反對抽象藝術逐漸步入「描繪性」的趨勢之開端。（Ibid.）

「原初藝術群」的成員除了布里之外，尚有柯拉（Ettore Colla）、卡波可西（Giuseppe Capogrossi）和巴爾洛科（Mario Ballocco）；第一次的團體展是在一九五一年，假羅馬的「方尖碑畫廊」（Galleria dell'Obelisco）舉行。他們反對「藝術的新形象」（Fronte Nuovo delle Arti）群體，那種烏托邦進步主義者，所帶來困擾意識的「新立體主義」；他們同樣反對「有形藝術運動」（Movimento Arte Concreta）和「形式I」（Forma I）藝術群，那種「形式主義」的抽象。他們的基本宣言，就是「回歸根本」：「『原初藝術群』意圖成為『非具象』表現的需求，最實際明確的參據來源……公開地放棄三次的形式，簡化其色彩，果斷而鋒利的表現功能，召回……純粹而基本的影像。本群體的藝術家迫切需要一種嚴峻的、契合的、能量的視覺，而此視覺本質上是反描繪的。」（<http://www.tate.org.uk/collections/glossary/definition.jsp?entryId=367>）

在一九五二年的「威尼斯雙年展」，布里展出兩件作品，使用「畫布」與「紙板」不同的媒材：使用「畫布」的作品標題稱為「補綴：習作」（Rapiécage：étude）；使用「紙板」的則稱為「鉤破：習作」（Accroc：étude）。這看起來似乎是有點傲慢的戲謔，其實是布里針對傳統藝術，金科玉律嘲弄的一種表態。對於熟悉布里創作的人來說，「補綴」和「鉤破」的預期價值，當時似乎並不是很清楚；因為真正的「補綴」和「鉤破」的作品，尚未發展到「超越達達」的品味：由畫布材質轉化為真正的補綴和戳穿（Franco Russoli, *Burri*, in Bernard Dorival, *Peintres Célèbres*, t. III, éditions d'Art, Lucien Mazenod, Paris, 1964, p. 292.）。

不過，也就在一九五二年當中，布里以撕裂的粗麻布袋，進行所謂的「修補」（raccomodés）和「連綴」（recousus），這個時候，撕裂的粗麻布袋形狀，以及修補和連綴，就形成一種有如傳統繪畫結構的抽象畫面。所以，達達是顛覆所有的傳統，而布里以麻布袋當作舊物件使用，固然與達達使用現成物的精神一致，然而布里讓現成物在畫面上形成的「抽象結構」，永遠和傳統保持適當的關係，這就是他與「達達」斬斷所有以任何形式和傳統掛勾最大的不同之處。

一九五三年，布里的作品參加紐約「古根漢美術館」所舉辦的「歐洲年輕畫家展」，同時也在芝加哥的「弗拉姆金畫廊」（Frumkin Gallery）和紐約「史泰伯畫廊」（Stable Gallery）個展，備受美國藝術批評家的注意與好評。布里使用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，就已經試過的實驗性媒材：「燃燒的媒材」（主要是燃燒木板）——他稱之為「燃燒」系列（series de Combustion）——以及粗麻布袋構築的作品，首度於一九五七年，假羅馬的「方尖碑畫廊」展出；而他的「鍛鐵片」（welded iron sheets）系列，則是於一九五八年在米蘭的「藍畫廊」（Galleria Blu）展覽。同年，布里榮獲「匹茲堡國際卡內基獎」（Prizes of the Carnegie international, Pittsburgh）三等獎；一九五九年贏得米蘭「白羊獎」（Premio dell'Ariete）的獎金以及「聖保羅雙年展」（São Paulo Bienal）的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」（UNESCO Prize）。對布里來說，真是「好事年年有」，一九六〇年在當屆的「威尼斯雙年展」，他以個人展的方式，代表義大利在國家館展出，並且獲得「評論獎」（Critics' Prize）。

在堅持「燃燒」的技法下，布里於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，進一步燃燒不同的素材，開創「燃燒塑膠」(Burning Plastic) 的新階段，這一系列新風格、新感覺的作品於一九六二年假羅馬的「馬爾堡路畫廊」(Malborough Galleria) 公開展出。這些作品和布里的「麻布袋系列」，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與特色：就「材質」是「支撐物」(support)，「材質」也是「造型」與「結構」來說，因為新的「材質」有其新的「質性」，藝術家的創作不可能忤逆這種材質的習性，換句話說，他必須順著材質的習性去決定他的「造型」，去組織他的「結構」，所以當要燃燒的素材改變時，也意味著形式結構與觸感的創新。

義大利在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有三位藝術家：布里、封達納 (Lucio Fontana, 1899-1968)、曼佐尼 (Piero Manzoni, 1933-1963) 的作品，最近在倫敦的「泰德現代國家畫廊」舉辦長達一年的聯展 (14 March 2005 至 28 February 2006)，展覽專題稱為：「超越繪畫：布里、封達納、曼佐尼」(Beyond Painting : Burri, Fontana, Manzoni)，集結布里二十五件，及十件借自「布里基金會」，在英國從未露面的作品；當然還有封達納和曼佐尼許多重要作品。這個展覽策展人的眼光真是犀利，在義大利外交部、義大利駐倫敦大使館、倫敦義大利文化研究院的鼎力支持下，讓三位出生日期相差十六到十八年，幾乎成為三個「小時代」的藝術家，共同活在「相同的世界」：六〇年代的「物質文明」裡，而他們所共同關照的「畫與物質」、「結構與空間」等問題愈趨明朗化。英國的「泰德現代畫廊」非常重視這個展覽，同樣面臨「物質文明」的時代，英國產生英國式懷舊、文學性濃、隱藏色情性的「英國式的普普藝術」；法國由於杜象早已宣佈「繪畫已經死亡」在前，遂產生了回收工業產品廢棄物，以批判或歌頌工業文明可能性的態度，化腐朽為神奇的「新寫實主義」(Nouveau Réalisme) (也可說是廣義的「普普」)。至於義大利，反應的態度比較保留，選擇在六〇年代末期，以最卑微、簡陋、無價值的物質：如石塊、毛髮、玻璃斷片和廢鐵，對「物質文明」的價值觀，還以冷漠輕忽的眼色，而形成所謂的「貧窮藝術」(Arte Povera)。然而，在「貧窮藝術」的形成因素中，絕對不能忽視布里、封達納以及曼佐尼等三位先驅，對物質、素材大膽嘗試的影響，正如泰德現代國家畫廊正式發表的報導所言：

「布里、封達納和曼佐尼，是近五十年來重新對藝術定義，提出新界定最突出的藝術家。他們的藝術，從擺脫畫布和顏料，而拓展其疆界，直到材料的使用與能量動作的具體化，就像封達納切割他的畫布一樣。世界各地區後繼藝術家創作方法上的改變，是值得注意的。最明顯的是他們三人的藝術，提供了「貧窮藝術」年輕代藝術家的創作基礎，年輕輩的藝術家延續他們開創的門徑，而只有在專注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內容之時，才產生新的表現方法和觀念。」(Ruth Findlay and Jennifer Lee, *Beyond Painting : Burri, Fontana, Manzoni*. Press Office, 取自 2005/7/20. [http://www.tate.org.uk/home/press/byond\\_painting\\_burri\\_Fontana\\_manzoni\\_09-03-05.htm](http://www.tate.org.uk/home/press/byond_painting_burri_Fontana_manzoni_09-03-05.htm))

一幅一九五七年創作的《燃燒紅色的塑膠》(*Combustion Plastique Rouge*)，目前是屬於美國芝加哥馬庫斯的典藏品 (Collection Markus) (見圖)。這是一件最能代表布里燃燒系列的經典作品，它與粗麻布袋的「縫補」與「鉤破」所追求的反平面繪畫視覺空間，是有共同的創作理念：在二次元的元素裡，意欲締造類似三次元的「真實空間」。

該作品在素材的選擇和燃燒材質的「質性」掌握，可以說是「完美無瑕」。塑膠遇到高溫會軟化甚至熔化，布里利用此種材料的特性，以不同的溫度烤軟塑膠，重新讓其表面產生浮凸或凹陷、擠壓或展平、熔化、穿透大小不一的不規則圓洞；而他對這些表面處理的原則，保持著一般傳統抽象繪畫的配色概念與組織結構，所以觀看他的作品，從色彩與結構來說，它是一件道地的抒情式抽象繪畫；但如果從表面處理的浮凸、凹陷、穿透的觸覺感來思考，他已經跳脫傳統平面繪畫的視覺經驗，它是不折不扣的「浮雕」。尤其那些熔化穿透的大小圓形、橢圓形和不規則的戳洞，像封達納在畫布上切割或在木板上戳洞，試圖將平面繪畫的視覺式的想像或錯覺的空間感，締造類似雕塑的「真實空間」；但是，它有筆觸肌理的表面上色處理法，似乎又希望他所建構的抽象雕塑繪畫化。對布里的創作有相當研究的魯梭里 (Franco Russoli) 就認



《燃燒紅色的塑膠》  
(*Combustion Plastique Rouge*) 1957  
馬庫斯典藏，芝加哥 (Collection Markus, Chicago)

為布里是以「非具象」和「非再現」的方式，不區隔「畫面—材質」(surface-support)與「素描—繪畫」(dessin-peinture)，將繪畫作品的所有組成元素的物質轉化，重新建構「影像—物質」(l'image-objet)。魯梭里進一步分析布里作品背後的思想：

「是影射人類的狀態，處在一種生存的牢獄、無以數計的惶恐、有機生命的嚴重衰頹、具有暴虐和染有受虐狂的悲劇。是影射信仰狂熱的陰影和中世紀扭曲吉日以及天主教審判團的黑暗，是影射當醫生的畫家，在手術室和包紮不乾淨紗布的傷口、手術刀和鮮血。」(Franco Russoli, op. cit., pp. 292-295.)

魯梭里這段話，無非是要強調布里的創作，觸及到當代敏感性最棘手的地帶，必須以具有強烈召喚「歷史性」的影像來表達，因為當今的人用以影射的事實，都是植根於過去的歷史。

布里在美國的首次個人回顧展是一九六三年，由「休斯頓美術館」(Museum of Fine Art, Houston) 承辦；他的作品被選為「馬爾佐托獎金」(Premio Marzotto) 的得獎者，並於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作巡迴展出，同年他又贏得「聖保羅雙年展」的大獎。布里此時已是國際知名的大藝術家，藝術史學家卡爾威席 (Maurizio Calvesi) 於一九七一年為布里撰寫專書。次年，「巴黎國立現代美術館」(Musée National d'Art Moderne, Paris) 為布里舉行回顧展。

一九七〇年代初期，布里又實驗另一種新的素材：使用「壓縮的屑末」(sciure compressée) 倒進一種稱為「Cellotex」的工業用「黏膠」(colle) 以及「樹脂」(résines)，這混合物質會製造有如大地地表，經陽光日曬而乾裂的「龜裂狀態」。他稱這一單色系列為「克瑞提」(Cretti)；並且在一九八一年起，為西西里 (Sicile) 的基貝利那 (Gibellina) 古城，使用水泥仿效「龜裂狀態」，製作一個紀念碑式的大型公共藝術：稱之為「克瑞托」(Le Cretto)。為何說是紀念碑？因為基貝利那於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到十五日之間的午夜，在一場強烈大地震當中，是十二個被夷為平地的城市之一，在各個城市相繼災後重建過程中，布里在八一年前往西西里島時建議在現場建造該「克瑞托」的藝術以資紀念，現在成為旅遊勝地。(http://216.106.124.98/language/translatedPage2?lp=en\_fr&text=http=%3A%2F%2Fwww.archid...)

布里在美國受到相當的推崇：一九七七年，洛杉磯加州大學的威特陳列館 (Frederick S. Wight Gallery) 為他開回顧展；接著於一九七八年，轉到聖安東尼歐的馬克內伊藝術研究院 (Marion Koogler McNay Art Institute, San Antonio) 和紐約的古根漢美術巡迴展。「克瑞提」系列，持續相當久，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他還沒有放棄；而義大利政府，終於在一九九四年，頒授榮譽勳位給布里，推崇他藝術的國際成就，但一代大師，也在次年二月十五日，逝世於法國的尼斯 (Nice)。 ❧

